



山河永固 薪火长传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特刊

乌斯浑河上的不屈背影

■ 尚书华

东北大地，沃野千里。山岭如阵，逶迤连绵。江河密布，纵横流淌。乌斯浑河，是牡丹江的一条支流，全长140多公里，除水流湍急、水势凶猛外，倒也无甚特别，无惊无奇。然而，自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日子，这条河陡然变得不再寻常。

1938年10月20日，从这一天起，人们开始对跟这条河有关的8位女战士肃然起敬，并将河以“江”相称，以示对8位英灵的缅怀。这是为何？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让我们把尘封的日历翻回87年前的这一天。

时值暮秋，黑龙江省东南部山区天气渐冷，夜晚温度已降到零下六七摄氏度，秋风瑟瑟，河水乍凉，河沿浅水处已结出薄薄的冰碴儿。头天晚上，在乌斯浑河西岸，一个叫徐家屯柞木岗子的地方，有一支连日征战只剩下100多人的抗联队伍来到这。战士们身裹被雨水打湿的单衣，宿营在河岸边的灌木丛中，艰难熬过了一个夜晚。这支部队隶属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五军，由于战士们夜晚生火烘烤衣服，被叛徒发现告了密。天刚放亮，一支上千人的日伪讨伐队悄悄包围过来。以妇女团指导员冷云为首的8名女战士的宿营地，与这支队伍的主力——男战士们的宿营地，相隔稍有一段距离。她们发现敌情后，为了掩护主力转移，主动向敌人鸣枪，故意暴露自己，目的是把敌人的火力引向她们这边来。

部队主力清楚她们的意图，迅速撤离到附近山中。8名女战士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，做好了背水一战准备……当转移到山上的同志们安顿好伤病员再想回来营救她们时，上千敌人已经把她们围困到了河岸边的柳丛中，营救已没有可能……

87年时光过去，乌斯浑河哗哗流逝了31700多个日夜。当我们再一次追问起当年当日的真相时，能告诉我们的依然只有两岸的大山、树木、河石……可它们却沉默不语。8名女战士，她们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，然而，更是觉醒的、有骨气的中国女人！

我情愿把她们想象得更寻常一些。

面对凶残的敌人，8名女战士十分清楚，死神已至近前，生还不再可能，可她们毫无惧色，怒目切齿，射出的每一发子弹都充满了刻骨仇恨。她们懂得生命之宝贵，然而民族仇恨大于天，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死不瞑目。是这，让她们在数量超过自己百倍的敌人面前视死如归、大义凛然。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只有23岁，最小的刚满13岁，多么美好的青春花季！多么珍贵的少女芳龄！若放到今天，她们都该是读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的学生；是可以任妈妈怀里任意撒娇的孩子。生命如朝阳，似鲜嫩的花蕾尚未绽放。然而，这一切即将戛然结束，战争的残酷不容人有任何幻想，战场的惨烈不给人以丝毫悲悯。

那个13岁的女兵，夜晚睡觉还需要搂着身边姐姐的胳膊，此刻，或许刚从梦中醒来，她梦见了一家人团聚的场面：梦见了她和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在菜园里种菜；梦见了一家人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吃饭……她们家是抗联堡垒户，举家参加了抗联，所以她小小年纪就被带进队伍。她多想让那个甜美的梦做得长久一些，让她在父母、兄弟、姊妹身边的时间更多一些，尽管只是一个梦境……敌人的枪声击碎了她的梦乡，她霎时从梦中回到了现实，立马变成了一个战士，一个不再有儿女情长的军人。她清楚，在家时，父母、兄弟、姊妹惯她宠她；到部队，哥哥、姐姐们爱她护她，可在战场上，敌人绝不会因为她小而杀她。于是，她像一只拼命不肯掉队的雏鹰，咬着牙跟7位姐姐一起勇敢地还击敌人。

一定是没用多长时间，子弹打光了。她们完全失去了对敌作战和保护自己的能力。好在队伍主力安全撤进了深山，实力保存下来。作为军人，没有什么比完成任务更踏实、更欣慰的事了。她们长吁一口气，面对死亡，神情坦然。敌人一准是不想打死她们，当看清了她们只是几个女兵时，更想活捉她们。

深秋的早晨，水凉风冷。抑或这天，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，太阳早早地从东山巅上爬了出来，把乌斯浑河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。枪声停止了，四野阒寂，只能听见哗啦啦啦人在踱水的声音。8个背向西岸的女人，或手牵着手，或臂挽着臂，趑趄趑趄，跌跌撞撞向河水深处奔去……她们在对敌人的战斗中耗尽了力气，有的已经中弹受伤，衣服、头发凌乱不堪。她们只有一个念头：宁肯被河水淹死，绝不当敌人的俘虏！当敌人到达河畔时，8名女战士已经走到了河中心，留给她们的是毅然走向死亡的背影。敌人惊呆了：这样的民族、这样的女人，这样的女兵，用什么能征服得了？魂落魄魄中，敌人或是举枪射向了8个不屈的背影；或是无可奈何地看着她们被湍急的河水吞没卷走……

8个不屈的背影从此永远定格在乌斯浑河上，成为中华儿女不朽魂魄的千秋彪炳。

在她们以身殉国的7年后，日本侵略者投降了，中国人民胜利了！

在她们壮烈牺牲的第11个年头，新中国成立了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！她们的鲜血没有白流。

在她们为国捐躯的第87个年头，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，受列强欺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。让我们这些正在享受和平的后人，永远记住这条被称为“江”的乌斯浑河吧！永远不忘河面上那8个不屈的背影！请记住她们的名字：

冷云，中共党员，妇女团指导员，黑龙江省桦川县悦来镇人，终年23岁。

胡秀芝，中共党员，黑龙江省林口县人，终年20岁。

杨贵珍，中共党员，黑龙江省林口县东柳河子村人，终年18岁。

郭桂琴，黑龙江省林口县东柳河子村人，终年17岁（孤儿）。

黄桂清，黑龙江省林口县刁翎镇南园子人，终年20岁。

王惠民，黑龙江省林口县刁翎镇人（举家参加抗联），终年13岁。

李凤善，黑龙江省林口县龙爪乡人，终年21岁。

安顺福，黑龙江省穆稜市穆稜镇新安屯人（被服厂厂长），终年23岁。

8人中，有6位是林口县人，1位是穆稜市人，林口与穆稜交界，乌斯浑河主要流经这两个县（市）。她们活着时，在家乡这片土地上打鬼子，誓死把侵略者赶出中国。生命终结时，与故土山河长眠相伴。我一直在想，那个年龄只有13岁的女兵，睡觉时总是搂着身边姐姐胳膊入睡的小姑娘，她在被河水裹挟吞没的一瞬间，一定是紧紧搂拽着身边姐姐的胳膊吧……

冰雪中开出最美的花

■ 杨芳

北方的初春，冰雪还没消融，通化县兴林镇的冰凌花已悄然绽放。在绵延起伏、被白雪覆盖的群山中，在沟壑被风吹起的皱褶里，在曲曲弯弯的小路边，都能看见它们的身影——美丽的冰凌花。

灿灿金黄的冰凌花，是从坚硬的冰雪里开出来的，这会让人感到惊讶。冰雪里怎么能开出花朵呢？这需要多么坚强的力量啊！花根在冰雪下，花朵在冰雪之上，阳光照下来，橘黄色和金黄色重叠，落在花根的冰雪上，好像一团火焰在冰上燃烧。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冰雪中的战旗和冻土下那些不屈的灵魂。

那年，我与朋友结伴去兴林镇的山里看冰凌花。拨开冰雪上面的枯叶与荒草，密密麻麻的橘黄色花朵跃入眼帘。从冰雪中挺立起的花茎上，开着一朵朵大小不一的花朵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发现了一朵奇葩的冰凌花，它开得正艳，头上顶着冰雪。仔细看，它的怀里还抱着一粒小小的花蕾，像婴儿的头顶在那朵花的萼下，就像一个憨睡在母亲怀里的孩子。这番景致让我想起一位老抗联战士讲述的故事。

故事发生在抗战初期。抗联的部分战士被日寇围在了山里，上级指示突围，这时，很多男战士都牺牲了。队伍中，有个胳膊弯里夹着孩子、手里拎着枪的战士，脸上涂抹着不均匀的黑灰烟垢，鼻孔、眼窝、嘴角尤为深重。嘴唇干裂，裂口里沾着泥土。如果她不敞开衣襟给孩子喂奶，谁都看不出她是一位母亲。枪声响了，她从孩子嘴里拽下奶头，用被单把孩子捆在背后，端着枪向日寇冲去。子弹在她耳边嗖嗖地飞，炮弹掀起的尘土落在她和孩子头上。孩子的两只小手紧紧抓着她的头发，不知所措地哭嚎着。哭声让她迸发出的母性和战士的意志融合成一股终极力量，她像一只红了眼的母狮，手中的枪不停地射出仇恨的子弹。终于，她和战友们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当她坐下来给孩子喂奶时，勒在胸前的被单已经把奶汁挤没了。

在战争面前，女人的艰难是双重的，既要保护家园，又要延续人类血脉。活着的老抗联战士回忆说，这位女抗联战士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侵略者的魔爪，一年后被俘，母子俩被枪杀在通化柳条沟的山坡上，孩子是趴在她的身上死的。

冬春交替时，很多人来兴林镇拍摄被称为“第一抹春光”的冰凌花。当那些扎根在冰雪里的花朵嵌入相机里时，摄影者无不为一蓬蓬、一片片冰凌花以群体的力量对抗严寒的精神所感动。那花像一团团火焰，在冰雪间漫山遍野地燃烧。看着从坚硬的冰雪中开出的花朵，它们相互簇拥着，头挨着头，肩并着肩，当年发生在兴林镇

东山脚下的悲壮故事，就会浮现于眼前。

有县志记载，并有亲历者李忠昌的讲述：

抗战初期。日军和伪警察在日军头目中山大尉的带领下，到抗联游击根据地兴林镇搜剿抗联部队，部分日伪军被抗联击毙。日军出于报复，在兴林镇白家堡子抓了30多名青壮年，企图从他们嘴里得到抗联的消息。这些青壮年没有一个人出卖抗联队伍。他们被狼狗撕咬、被刺刀挑死前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。之后，日酋中山带领从通化、三源浦、山城镇、朝阳镇等地调来的100多名日伪军血洗了兴林镇白家堡子。

兴林镇伪警察署院内，白家堡子的412名村民被抓到这里，途中，走不动的老人和孩子多人死在日军的刺刀下。日军从手无寸铁的村民中看到了“希望”，他们不相信抗联密营的地址能在这些拉家带口的百姓嘴里封住。

日军翻译官反复追问：“抗联藏在哪里？”人群中鸦雀无声。中山看着眼前的村民，男人把女人挡在身后，女人的手紧紧攥着孩子的手或把孩子紧紧抱在胸前，他们眼睛里蓄满的仇恨，让中山望而生畏。他从人们的眼神里看见了那些大义凛然的抗联战士的目光。

日军不停地吼问：“抗联在哪儿？”

翻译官也大声喊：“皇军说了，谁说出抗联密营就放谁回家，不说就死路一条！”

人群里死一般寂静。中山不相信他的刺刀撬不开眼前这400多人的嘴巴。被拽出去的人都像被铜浇铁铸一般巍然不语。狼狗撕咬着尚有余温的肉体。中山不敢直视那些被刺刀挑死的尸体，更不敢直视尸体上那睁着的、通红的眼睛。他害怕自己的意志会在这死不瞑目的仇恨中被侵蚀，只好下令将白家堡子村的男女老幼赶至东山脚下屠杀。

机枪骤然嘶吼，弹雨狂暴地泼向人群，几百口人层层叠叠地倒下去……面对死亡，没有一个人屈膝。一日之间，罪恶烈焰吞噬了曾飘着人间烟火的家园，将其化作一片浸透鲜血的废墟。

80多年过去了，在兴林镇东山脚下，高高耸立着一座纪念碑，纪念碑后面埋葬着412个不屈的灵魂，他们集体赴死，同埋一丘。

80多年过去了，兴林镇周围的山上，那些战斗指挥所的深坑、射击点掩体、依山而挖的战壕已被经年的杂草、落叶填满。虽然当年战争留下的痕迹并非显而易见，但是，雪地里那橘黄色的冰凌花年年都在开放，而且越开越茂盛。它们默默守护着埋在这里的英雄，也向后人证明着，先烈们为民族解放把鲜血泼洒在这里，这用鲜血浇出的花朵，必定有着更加旺盛的生命力！